



第608期

# 上天的九级浪

迟子建

楼下的农家，大约在白山黑水间生活久了的缘故，他家饲养的家禽，非黑即白。看门的狗呢，也是一黑一白。白的是大狗，黑的是小狗。女主人六十多岁了，虽然她多子多女，但因为孩子们大都下岗，无力奉养她，她便一早一晚地，蒸了馒头，拿到小市场卖。她出门的时候，由白狗率领着，那条威猛的白狗看上去就像翻卷在她前面的一团云。

白狗在家，小黑狗是老实的。白狗和主人一出门，小黑狗大约觉得天下是自己的了，立刻神气起来了。它会翻越木栅栏，跳到鸭子和鹅的领地，把鸭子撵得四处奔逃。鸭和鹅平素也是掐架的，但小黑狗一旦欺负鸭子了，鹅就会昂首挺胸的，梗起它气贯长虹的脖子，雄赳赳地出击。小黑狗此时会落荒而逃，溜回果树下的老窝。别以为它受了威胁后会会长记性，没脑子的小黑狗，下次照样去骚扰鸭子。

这些鸭子和鹅居于园田的角落。鹅一律是白色的，鸭子呢，大多是灰黑的。有一只鸭子，羽毛是黑的，唯有胸脯那儿是白的，好像这只鸭子给自己开了一扇窗。这只鸭子，便也遭同类的嫉妒，不仅黑鸭子对它群起而攻之，傲慢的大白鹅也时常袭击它。它们那架势，似乎不合力把它胸前的那扇窗撞碎，就决不罢休。所以只要听到楼下的鸭子发出受惊的叫声了，十有八九是那只黑白花的鸭子。

狗对鸭子和鹅的食物，是不闻不碰的，它们吃的不是一路的。狗捡主人的剩饭，鹅和鸭呢，啄食的多半是谷物。冬天的时候，尤其雪大的日子，山上的麻雀寻觅不到吃的了，就会惦记这家院落家禽的食物。麻雀密密麻麻地落下来，往往刚偷个三口两口的，鹅就会张开蒲扇似的翅膀，驱赶它们。麻雀一哄而起，逃向天空。我想鹅身上无所畏惧的英雄主义气概，大概缘自它与众不同的眼睛吧。老人们说鹅眼是收缩的，所以往往把人和风景都看小了。人在它眼里也许只是谷穗一般大，麻雀呢，不用说，就是一缕浮尘了。我观察了，不仅人喜欢看风景，动物也是一样的。起风的时候，果树抖得厉害，狗就喜欢钻出窝，歪着脖子看摇摆的树，赏它的万种风情吧。正午的阳光将大地照得泛出白光时，鸭子和鹅就格外欢实，“嘎嘎——呱呱——”地叫着，且歌且舞。它们张开翅膀的时候，一定是把阳光当成了上天垂下的长发，而把自己的翅膀当成了梳子。

五月二日的傍晚，天空本来晴朗着，可是突然，一团连着一团的阴云从西南方向飞涌而出。它们气势宏大，像一支无坚不摧的铁甲部队，顷刻间横跨天际，占领了东北部的天空。灰云压顶，天色暗淡，它们却还嫌兵力不够，继续增兵，阴云厚起来，天黑起来，一看，就是大暴雨要来了。果然，我刚把窗子关上，雷声轰隆隆响起，闪电在云层中游鱼似的穿梭，暴雨已经来了。它们把玻璃窗打得噼啪噼啪响，像是放爆竹。我站在窗前，看了一眼楼下的农家小院，发现家禽都已回棚了，小黑狗也回窝了，只有白狗，站在窗檐下，随时准备出发的样子。

大兴安岭的暴雨就是这样，来得猛烈，去得也快。一刻钟吧，云薄了，雨小了。又一刻钟，天放晴了。本该落山的太阳，又明晃晃地跳了出来，大约雷声把它给打回来了吧。山上的水雾与阳光交融，生出了今年的第一道彩虹！好像老天嫌山河还缺乏春意，特意给它加上一只妩媚的眼。本来它要加一双的，可是第二条彩虹只是隐隐约约眨了眨眼，就不见了。而第一条彩虹，也很快被轰轰烈烈的云霓所淹没。

并不是所有的阴云都能演化成雨水。暴雨过后，天空还飞涌着大片大片的云。这些云带着一股重生的喜悦，翩翩起舞，姿态万千。灼灼的夕阳把西边天空的云照得一片嫣红，而东方的云，却是一派金黄。给人的感觉就是西方的天空在炼丹，而东方的天空则在炼金。在这嫣红和金黄之间，又有逐渐化开的蓝天，一块块的，散发着宝石色的光泽。风云变幻的天空，其壮丽之色，让我想起了艾伊瓦佐夫斯基的《九级浪》。都说天空如海，那多半是指它平静广阔的一面；而这场暴雨后的天空，让我明白天空之所以如海，是它也能卷起层层波浪！而且每一条波浪，都那么的惊险，又那么的绚丽！

农家小院的鸭和鹅，抖着翅膀出来了。它们看上去欢欣鼓舞的，大概知道彩虹出来后，河水就会暖了，它们离下河嬉戏的日子也就不远了。只是它们不知道，主人有没有时间放牧它们。因为暴雨过后，它们透过木栅栏，看见小黑狗侧着身子蹭着果树玩耍，而白狗又引领着老迈的女主人，去小市场卖馒头去了。

（摘自《中华散文网》）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# 夜雨思华年

酷 玩

有时散步，会想起晚唐诗人李商隐的《夜雨寄北》。一直觉得这首诗很美——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

总会为李商隐不甘，他的才华不亚于李白杜甫；他也不似柳永，柳永是很坦然的，烟花巷柳，莺莺燕燕，都写得欢然。

晚唐，就像秋末冬初的时节，露水渐寒。李商隐的祖父是陇西李氏，在唐代是大户人家，但他出生时已经没落了，父亲只任县令，是小官僚，父亲去世后，他承担起了家庭重任，13岁出门打工，帮人抄书。鲁迅曾有一句话，有谁从小康家庭而坠入困顿么，我以为在这途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。李商隐那时也有相应的感慨：无可归之地，无可倚之亲。

李商隐遇贵人令狐楚，进入官场。令狐楚式微后，李商隐又认识王茂元，与王茂元的女儿王氏成婚。但巧的是，他的贵人与老丈人正好在政治立场的对立面，李商隐被夹在中间。人们对他的人品保持质疑，还记录在史书里，《旧唐书》说：李商隐背恩无行。

李商隐到底是不是个投机分子？我认为不是。他两边不靠，就像个钉子，四处的板子打的都是他，因为他最典型，也最单薄。

李商隐仕途无望，就想归隐田园。但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他被派去桂林，之后又是巴蜀。夫妻分别，再之后，就听到妻子去世的消息。他那时应该很悲痛，于是在寺庙中雕刻《妙法莲华经》七卷，一度在佛教中寻求安慰。几年时间，已白发苍苍。

远离故土，曾有朋友看李商隐孤单，让他续弦，他写了一首很淡的诗，近乎白描，就是这首《夜雨寄北》，仿佛是给某人的一封信。

信里说：你问我何时归来，我说不出具体的日子，如今雨已经涨满了池子。什么时候还能和你见面，聊个通宵，剪去燃焦的烛芯，使灯光明亮，在这个秋雨涨满池子的雨天里。

这不久，李商隐去世了，终年45岁。他最后一次登上乐园，写下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。临终前的这一句，更宛若夜听秋雨的心境，“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”。

（摘自2024年11月8日《杭州日报》）

# 推倒高墙

尚九华

我们常常被困。在乎什么，就会被什么所困。我见过两名中学生：一个通过课外培训机构超前学习，成绩较为优异；另一个按正常进度学习，成绩处于中下水平。最近，他们均出现心理问题，表现为厌学，与父母关系紧张。根源在于对考试成绩过度执着——“超前学”的学生因成绩必须保持领先而焦虑，另一位学生则因长期排名靠后而自我放弃，最终双双被分数束缚。

看重什么，就会被什么所困。岳父今年75岁，生活在乡下的他一直过于看重左右舍的评价，尤其对负面评价敏感。他常因邻居一两句无心之言而耿耿于怀、闷闷不乐、心神不宁，随后在家族微信群倾诉抱怨，导致群内氛围低沉，家人多次劝说无效。

沉迷什么，也会被什么所困。我认识一位朋友，日均使用手机超十小时，沉迷购物、刷剧、看直播等娱乐，甚至声称能足不出户全天候依赖手机。若手机脱离视线或触手可及的范围，他便会陷入强烈焦虑。

人这一生，最重要的莫过于于安顿内心——不因外界的纷扰而慌乱，不因自我的执念而焦虑。遗憾的是，多数人难以做到这一点。他们要么亲手筑起高墙，要么跳进别人筑好的高墙内，将一切光明隔绝在外。

别人的评价是高墙、自我的认知是高墙、名利是高墙、财富是高墙、成功是高墙、失败是高墙……这世上有太多的高墙，足以困住热衷它们的人。

解决之道便是推倒高墙，打破困局，做到不执着、不沉迷。唯有如此，方能抵达真正的身心自由。

（摘自2025年11月10日《今晚报》）



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
# 家做鞋

刘利元

国庆回家，发现侄子穿着一双圆口布面的家做鞋，问从哪儿来的？侄子说，结婚时岳母给做的，说话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虽然是90后小年轻，可是看不到对家做鞋的半点儿抵触，这让我感觉有点惭愧。

其实，我从孩童起，就穿家做鞋了。那时还没有通电，母亲白天在地里劳动，晚上收工就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儿。先是卷起裤脚，在小腿上搓绳。然后拿起剪刀用报纸剪鞋样子，再对着鞋样子剪鞋帮子和鞋底儿。鞋帮子是用好几层布打了糨糊粘出来的，鞋底子是用许多破布旧布一层一层纳出来的。奇怪了，那个年月家里人没几件衣服的，但是到了做鞋的时候，总会冒出许多破烂衣裳和破旧床单被单，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。母亲先用缝纫机转圈缝一遍，再用针锥子一针一针地往密实纳。布底鞋很合脚，但是怕下雨，也怕锋利的犁铧和玻璃碴子。再往后，村里的农用拖拉机渐渐多了，拖拉机轮胎需要经常更换，更换下来的车胎非常适合做鞋底子，而且更加经久耐用，往往鞋帮子穿烂了，鞋底子还是好好的。母亲提起鞋面开洞的一只只旧鞋，挨个查看鞋底，还能用的就把鞋帮子拆下来，清洗干净继续做鞋。

上小学时，同学们都穿家做鞋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。初中在城里读的，发现穿家做鞋的只有我一个。原来丝毫没感觉到异样的家做鞋，那时看来太土气了。机器制作的鞋，鞋面是纯黑的，不像家做鞋，蓝灰蓝灰的。机器制作的鞋，方口的，左右两边开口带松紧，不像家做鞋，圆口的，带着毛茬子，连个锁边儿也没有。更重要的是，机器制作的鞋，底子上有工整的花纹，无论走在哪里，都能留下鲜明的印记。特别是踩在雪上冰上，那“嘎吱嘎吱”的声音，真叫一个爽！家做鞋呢，底子早磨平了，走在哪儿都没印子，有时还滑倒摔跤呢！

想穿“买鞋”的念头，不知动了多少次。村里把机器制作的鞋称为“买鞋”，因为需要花钱买。鞋厂就在学校门口，放学后经常和一帮同学到鞋厂门市部玩，看人家买新鞋，再眼巴巴地回去。中考后到教育局查成绩，有人看我穿着一双家做鞋，问谁给你做的，我说是我妈。那个人说，做得好漂亮！现在想来，人家真的是在夸奖，可我当时却以为在戳我的伤疤。查成绩回来，正好母亲在公社买东西，我骑自行车带母亲回家，一路上埋怨母亲不给我穿“买鞋”，让街上的人笑话我。九月份开学，我要去呼和浩特上学，这是我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。母亲为我准备上学的东西，有两身外套，有秋衣秋裤，有毛衣毛裤，还有两双机器制作的布鞋。母亲说，你要去大城市了，不能再穿家做鞋了。

之后的这么多年，我几乎把家做鞋完全忘掉了。到了呼和浩特发现，原来机制布鞋也落后了，绝大多数同学穿运动鞋或皮鞋。运动鞋价格和布鞋差不离，皮鞋要贵很多，一双得花费将近两个月的伙食费。记得和师兄一起到火车站买了双三接头皮鞋，回来舍不得穿，放在鞋盒子里。同宿舍的同学经常用皮鞋威胁我，如果不和他做什么事儿，就说要用刀子把我的皮鞋划成花脸。

前几年，不小心因为喝啤酒吃海鲜惹出痛风的毛病，急性发作时脚趾红肿，疼痛难忍，皮鞋根本穿不进去，运动鞋和布鞋把脚后跟踩倒了，还能勉强凑合。康复后，几乎天天穿运动鞋和布鞋。有一天中午到镇子上买东西，发现超市里有卖家做鞋，一双16元，买了一双。试了一下，非常合脚，准备带回去穿。

鞋合适不合适，只有脚知道。路走得正不正，不在乎穿什么鞋子，而在于脚怎么迈。走路是否踏实，也不在于别人的品评，而在于自己内心的感受。可叹我自少年以来，耗时三十多年，才明白了母亲的一片辛劳和苦心，才懂得这么浅显的做人道理。

（摘自2024年10月17日《羊城晚报》）

# 北平的冬天

梁实秋

说起冬天，不寒而栗。我是在北平长大的。北平冬天好冷。过中秋不久，家里就忙着过冬的准备，作“冬防”。阴历十月初一屋里就要生火，煤球、硬煤、柴火都要早早打点。

摇煤球是一件大事，一串骆驼驮着一袋袋的煤末子到家门口，煤黑子把煤末子背进门，倒在东院里，堆成好高的一大堆。然后等着大晴天，三五个煤黑子带着筛子、耙子、铲子、两爪钩子就来了，头上包块布，腰间搭布上插一根短粗的旱烟袋。

煤黑子摇煤球的那一套手艺真不含糊。煤末子摊在地上，中间做个坑，好倒水，再加预先备好的黄土，两个大汉就搅拌起来。搅拌好了就把烂泥一般的煤末子平铺在空地上，做成一大块蛋糕似的，用铲子拍得平平的，光溜溜的，约一丈见方。这时节煤黑子已经满身大汗，脸上一条条黑汗水滴了下来，该坐下休息抽烟了。休息毕，煤末子稍稍干凝，便用铲子在上面横切竖切，切成小方块，像厨师切菜切萝卜一般手法伶俐。然后坐下来，地上倒扣一个小花盆，把筛子放在花盆上，另一人把切成方块的煤末子铲进筛子，便开始摇了，就像摇元宵一样，慢慢地把方块摇成煤球。然后摊在地上晒。一筛一筛的摇，一筛一筛的晒。好辛苦的工作，孩子在一边看，觉得好好有趣。

万一天色变，雨欲来，煤黑子还得赶来收拾，归拢归拢，盖上点什么，否则煤被雨水冲走，前功尽弃了。这一切他都乐为之，多开发一点酒钱便可。等到完全晒干，他还要再来收煤，才算完满，明年再见。

煤黑子实在很苦，好像大家并不寄予多少同情。从日出做到日落，疲惫的回家途中，遇见几个顽皮的野孩子，还不免听到孩子们唱着歌谣嘲笑他：

煤黑子，打算盘，  
你妈洗脚我看见！  
我那时候年纪小，好久好久都没有能明白为什么洗脚不可以令人看见。

一夜北风寒，大雪纷纷落，那景致有得瞧的。但是有几个人能有谢道韞女士那样从容吟雪的分。所有的人都被那砭人肌肤的朔风吹得缩头缩脑，各自忙着做各自的事。

我小时候上学，背的书包倒不太重，只是要带墨盒很伤脑筋，必须平平稳稳的拿着，否则墨汁要洒漏出来，不堪设想。有几天还要带写英文字的蓝墨水瓶，更加恼人了。如果伸手提携墨盒墨水瓶，手会冻僵。手套没有用。我大姊给我用绒绳织了两个网子，一装墨盒，一装墨水瓶，同时给我做了一副棉手筒，两手伸进筒内，提着从一个小孔塞进的网绳，于是两手不暴露在外而可提携墨盒墨水瓶了。饶是如此，手指关节还是冻得红肿，作奇痒。脚后跟生冻疮更是稀松平常的事。临睡时母亲为我们备热水烫脚，然后钻进被窝，这才觉得一日之中尚有温暖存在。

北平的冬景不好看么？那倒也不。大清早，榆树顶的干枝上经常落着几只乌鸦，呱呱的叫个不停，好一幅古木寒鸦图！但是远不及西安城里的乌鸦多。北平喜鹊好像不少，在屋檐房脊上吱吱喳喳的叫，翘着的尾巴倒是很好看的，有人说它是来报喜，我不知喜自何来。麻雀很多，可是竖起羽毛像披蓑衣一般，在地面上蹦蹦跳跳的觅食，一副可怜相。不知什么人放鸽子，一队鸽子划空而过，盘旋又盘旋，白羽衬青天，哨子呼噜响。又不知是哪一家放风筝，沙雁蝴蝶龙晴鱼，弦弓上还带着锣鼓。隆冬之中也还点缀着一些情趣。

过新年是冬天生活的高潮。家家贴春联、放鞭炮、煮饺子、接财神。其实是孩子们狂欢的季节，换新衣裳、磕头、逛厂甸儿，流着鼻涕举着琉璃喇叭大沙雁儿。五六尺长的大糖葫芦糖车上沾着一层尘沙。北平的尘沙来头大，是从蒙古戈壁大沙漠刮来的，来时真是胡尘涨宇，八表同昏。脖颈里、鼻孔里、牙缝里，无往不是尘沙，这才是真正的北平冬天的标志。愚夫愚妇们忙着逛财神庙，白云观去会神仙，甚至赶妙峰山进头炷香，事实上无非是在泥污沙尘中打滚而已。

在北平，裘马轻狂的人固然不少，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到了冬天都是穿着粗笨臃肿的大棉袍、棉裤、棉袄、棉袍、棉背心、棉套裤、棉风帽、棉毛窝、棉手套。穿丝棉的是例外。至若拉洋车的、挑水的、掏粪的、换洋取灯儿的、换肥子儿的、抓空儿的、打鼓儿的……哪一个不是衣裳单薄，在寒风里打颤？在北平的冬天，一眼望过去，几乎到处是萧瑟贫寒的景象，无需走向粥厂门前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饥寒交迫的境况。北平是大地方，从前是鞞毂所在，后来也是首善之区，但也是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地方。

北平冷，其实有比北平更冷的地方。我在沈阳度过两个冬天。房屋双层玻璃窗，外层凝聚着冰雪，内层若是打开一个小孔，冷气就逼人而来。马路上一层冰一层雪，又一层冰一层雪，我有一次去赴宴，在路上连跌了两交，大家认为那是寻常事。可是也不容易跌断腿，衣服穿得多。一位老友来看我，规面不相识，因为他的眉毛须发全都结了霜！街上看不到一个女人走路。路灯电线上跟着一排鸦雀之类的鸟，一声不响，缩着脖子发呆，冷得连叫的力气都没有。更北的地方如黑龙江，一定冷得更有可观。北平比较起来不算顶冷了。

冬天实在是很可怕。诗人说：“如果冬天来到，春天还会远么？”但愿如此。

（选自《雅舍小品·四集》）